

家事

去年12月,退役军人事务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、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《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》后,一封封喜报翻越千山万水,被送到一个个军人家庭。这充满仪式感的荣光传递,激励着军心士气,温暖着万千军属的心。本期,我们选取4篇与此相关的家庭故事与读者分享。

——编者

打开家门迎喜报

“班副”送喜报

■朱文钰 蒋东霖

年初的一天,吉林市昌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里,李若溪正整理着各部队邮寄来的喜报。

“三等功,谢丹?”李若溪惊讶地看着手中的喜报。仔细核对过姓名、家庭地址后,李若溪不禁笑了,“好个谢丹,立了功也不说。”

李若溪心里按捺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惊喜,拿起手机就给丈夫谢丹拨打电话,却没人接听。

半小时后,谢丹打来视频电话:“怎么了,班副?我刚才在开会。”

李若溪曾是一名女兵班长。因为谢丹的兵龄比自己长,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她叫他“班长”,他称她“班副”。

“说吧,班长,你有什么事瞒着我?”李若溪故作严肃地问谢丹。

“没有啊。”谢丹有些疑惑。

“给你个机会,你再好好想想。”李若溪补充道。

这时,桌上的几张喜报在视频画面里一闪而过,谢丹恍然大悟。他解释道:“今年野外驻训的时候,我在旅里军官标兵比武中拿了第一,立了三等功。”

能够立功受奖,谢丹心里倍感光荣。自从担任连长后,他工作繁忙,回家的机会少了,照顾家里老人的担子就全落在了妻子身上。去年春节,因为疫情,自己没能回家。他答应妻子,今年

春节回家好好陪她,可任务需要,这个承诺又不能兑现了。积攒已久的愧疚,让谢丹没有把立功的事告诉妻子,担心她认为自己只看重工作,淡化了家庭。

“这是好事啊!”李若溪猜到了谢丹的心思,宽慰道,“过年回不了家,我能理解,谁叫我既是老兵又是军嫂呢?你忙你的,我也有我要完成的任务。”

……

寒冬里,李若溪亲眼见证一张张喜报送达各家,感受着一个个军人家庭里流淌的温情,自己的内心也倍觉温暖。

那天,李若溪终于将三等功匾牌送到了自己家里,并为父母佩戴上“军属光荣”绶带。

老人被左右舍簇拥着,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言,声音有些颤抖:“我们会继续做好谢丹的后盾,让他在部队好好服役,再立新功。”

此情此景,让李若溪的心里也十分感慨,她产生了一个想法——去找谢丹,并告诉他,自己和家人永远支持他。

那天,阳光和煦,训练刚结束的谢丹,看着突然来队的妻子,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“班长,你的努力全家都看到了,你的喜报,请签收。”李若溪说道。

谢丹接过妻子带来的喜报,大声地说:“有这么优秀的班副给我送喜报,今后一定再接再厉,不负众望!”

小院喜讯

■王煜焱

一场大雪后,大地银装素裹,纯净而宁静。趁着天气好,宋丽梅把腌肉拿到屋外去晒。这些肉是给女儿韩露露和女婿张涛准备的,宋丽梅要制成腊味给他们寄过去。女儿和女婿都在海军服役,都远隔千里……

“老嫂子,你在家吗?”

家门口站着两个中年男人,哈着白气,脸冻得通红。一个穿着邮政制服,抱着裹着红布的快递袋;另一个她认识,是街道办的小吴,女儿入伍当兵的时候,小吴帮忙准备过材料。

小吴寒暄两句后,也不进屋,接过红布袋子,郑重地递给宋丽梅:“老嫂子,我们今天送惊喜来啦!”

“哎呀,是喜报!”宋丽梅拆开包装,看着两个鎏金大字,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再打开一看,上面写着女儿的名字,她转头就朝屋里喊:“妈,街道办给咱送喜报来啦!”

母亲拄着拐杖从里屋出来,抚摸着喜报,仔细端详,满脸惊喜。

送走了小吴和邮政工作人员,老人赶忙让宋丽梅给亲戚们打电话,尤其是亲家母:“这是俺外孙女,可也是人家儿媳妇!”

不一会儿,家里来了好多亲戚。聊起韩露露小时候的故事,大家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。

人来得差不多了,宋丽梅清了清嗓子,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。她大声念道:“韩露露同志在2020年度被评为

‘四有’优秀士兵,特此报喜!”话音刚落,家里响起热烈的掌声!

邻居们听见了,也都赶来道喜。宋丽梅忙着招呼大家,心里欢喜得像是吃了蜂蜜。

2014年,女儿决定去当兵。想到以后不能天天见到女儿了,宋丽梅心情低落了好几天。等到女儿离家那天,她才故作镇定地说:“好好当兵,别想家。”

去年,女儿结婚,宋丽梅既高兴,又难过。女儿女婿单位驻地一个在东,一个在南;工作区域一个在岸上,一个在水下。两人担负的工作任务并不轻松,彼此能见上一面已经很难了,更别提能回老家一趟。可在女儿的婚礼上,宋丽梅接过司仪话筒时,只说了一句话:“俺家女儿女婿都是当兵的,俺骄傲!”

当太阳的余晖洒落,院子里的热闹也渐渐散去。宋丽梅回到屋里,拿起喜报,琢磨去哪里把它裱起来。母亲今天格外高兴,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饭。

晚上,女儿打来了视频电话。

“喜报收到啦!亲家母说,赶明咱们一家人拿着喜报拍张全家福。”宋丽梅说。

视频那头,女儿笑了。

宋丽梅又补充道:“等张涛出海回来,一定要告诉他,军功章有你的一半,也有他的一半,全家人为你们感到骄傲。”

兵妈妈的荣光

■张旭

去年底,我所在的连队获评先进。我之后也因此荣立三等功。连队能获评先进是全连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,作为指导员,我只是做了职责范围内的事。

当我拿到奖章时,除了欣喜之外,更多的是愧不敢当。所以,在上级要求填写喜报地址时,我把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地址改成了家庭住址。

喜报很快寄到了家里。妻子收到后,立刻拍照晒到了微信朋友圈和家庭微信群。

母亲看到后,立刻转发了一条《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》链接到群里,并问我:“怎么你的喜报没有通过退役军人事务局送来?”家里的“七大姑”“八大姨”也纷纷附和。

我只好连忙向大家解释缘由。母亲似乎很遗憾,没有再在群里说话。

后来,妻子告诉我,母亲纠结了很久,一个人又跑去退役军人事务局,把喜报送了回去。

那天,我问妻子,退回去的喜报到家了吗。妻子说:“还没呢,妈每天从早到晚就盼着这件事呢。”

在我印象中,自从入伍后,母亲时常念叨:“妈不求你有多大出息,你只要吃饱穿暖、平平安安就行。”这让我一度认为,母亲并不在意我是否立功受奖。

腊月二十八,妻子打来电话:“今天上午,有好多人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了咱家,还送来慰问金和一大束漂亮的鲜花。咱妈捧着花,别提有多开心了。”

妻子向我描述白天的情景,十分兴奋:“对了,送喜报的同志除了祝贺之外还回咱妈,为什么已经到手的喜报还要退回来呢?”

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。

母亲说:“我儿子当兵已经有些年了。这些年,他在部队工作很辛苦。结婚之后,他跟我儿媳也是聚少离多。今年,儿子立功了,多年的付出也算小有回报。我很欣慰,我有一个优秀的儿子,我的儿媳有一个优秀的丈夫。”

妻子说完后,我的鼻子不禁一阵发酸。这些年,母亲总是默默支持我在部队工作。她牵挂着我吃得好不好,穿得暖不暖,但心底其实也关注着我的成长进步,并且时刻为自己是一个兵的妈妈感到骄傲。在我想要“低调”的时候,差点就忽略了母亲作为军属的荣光。

那天,我拨打了母亲的视频电话,她又兴高采烈地对我重复了一遍白天家热闹的场景。等母亲说完,我看着她眼睛,认真地对她说:“妈,谢谢您!”

母亲听后,眼里闪着泪光,用力地点点头。

让父亲的骄傲延续

■周伟

听说我在部队立功的消息后,父亲只是简单地嘱咐我:“不能骄傲,要继续努力,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”

父亲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,这样的叮嘱十分符合他平时的行事作风。可立功毕竟是件喜事,父亲怎么就不稍微表扬我一下呢?为此,我心里有些失落。

与父亲平淡的表现截然相反,性格大大咧咧的母亲整天兴高采烈的,逢人就说我在部队取得了好成绩。

那天,我打电话回家,母亲问我:“小伟,你的立功喜报什么时候寄回家?”

“喜报还没寄出呢,再等等吧。”我回答。

“需要我们自己去取吗?”母亲追问。

“妈,别着急,单位会把喜报寄给退役军人事务局,到时候会有人送到咱家。”

“不是我着急,你爸每天都念叨着,他别提有多高兴了。”母亲的话,让我十分惊讶。原来,父亲只在我面前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,心里其实是为我自豪的。

听母亲讲,接到有人要来送喜报的通知后,父亲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还特地买了几串鞭炮,并打电话通知爷爷奶奶,让他们第二天一早到我家等喜报。不仅如此,父亲还特地去镇上请了一名擅长摄影摄像的人,帮忙拍摄送喜报的全过程。

第二天,父亲一大早就在大门外等着,并和我视频通话,询问迎接喜报的注意事项。透过手机屏幕,我看到父亲把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,打扮得精神十足。他时而来回踱步,时而停下脚步向远处眺望……

当听到一阵敲锣打鼓声从远处传来,父亲急忙挂断了电话。

当晚,父亲把迎喜报的视频发给了我。视频里,父亲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我在部队取得的成绩,脸上带着无比自豪的笑容。

两周后,我休假回家,一进家门,便看到立功喜报悬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。吃饭的时候,父亲又破天荒地主动和我聊起了家常,让我改天陪他去钓鱼,还不忘叮嘱我,年纪不小了,赶紧找个媳妇,好让他早点抱孙子。

父亲的转变,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,仿佛在他的眼中,我一下子长大了。

很快到了归队的日子。父亲说要开车送我到县城车站,我没有同意,因为直达县城的公交车会经过家门口的站台。父亲听后,神情有些失落。

不一会儿,父亲又从抽屉里拿出几个1元钱的硬币塞到我手里:“这个你拿着,待会坐公交车。临走时,我回头看父亲,他好像又变回了原来沉默寡言的样子。”

“爸,您放心,我今年努力给您带回儿媳妇。”我对父亲说。

父亲听后,竟然开心地笑起来。他的身后,通红的喜报静静地挂着。

上车的时候,我在心里告诉自己:“一定要继续努力,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,让他的骄傲一直延续下去。”

那年那时

那年冬季,征兵工作开始。当我将通过体检的信息告诉父母时,母亲动情地说:“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情,咱得服从国家需要。”母亲话音刚落,父亲附和:“你妈妈说得对,完全代表了我的心愿。”二老的表态,让我心里倍感踏实。

当我领回军装后,母亲提出将军装浆洗捶打板正,这样穿在身上才显得威武。父亲说:“这不是多此一举吗?”母亲却执意要完成。她将衣服浆洗晾晒,放在捶衣板上,然后一脸严肃地端坐,举起捶衣棒有节奏地捶打起来,还随口唱出:“五角红星真漂亮,我儿身穿绿军装。”捶了一遍又一遍,唱了一遍又一遍……

那天,农场和生产队的领导带着秧歌队来我们家挂“光荣之家”牌。一阵锣鼓喧天之后,武装部长拿出光荣牌,要往门楣上挂,却被母亲拦住。她接过光荣牌,从怀里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,将光荣牌正反面擦了又擦,双手端着面对冬日的阳光,眯起双眼看了一会儿,确认洁净无瑕,才交给武装部长。母亲常年一身军装布衣裤,这手帕是她唯一的织物品,只有参加亲朋婚庆时才拿在手中,以显示尊重之意。现在,她却用来擦拭光荣牌,足见“光荣之家”在她心目中的地位。

我离家当兵的前一天,农场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,新兵和家长披红戴花坐在主席台上,接受领导与乡亲们庆贺。父母从未领受过如此殊荣,母亲动情地对我叮嘱道:“这真是光宗耀祖的荣誉,无论你走到哪儿,都别忘了咱是‘光荣之家’。”

时光荏苒,我即将服役期满。我写信告知父母,同时就走与留的问题征求二老的意见。父亲回信说:“你妈妈着意嘱咐,只要部队需要,干多长时间都行,而且要干好。”

父母的激励给了我巨大动力。服役3年后,我被提升为排长。按照我们当地当时的政策规定,义务兵家庭享受每人2分自留地的待遇;如果提干了,则不享受这一待遇。我当了干部的信息只有父母和几个家人知道,当地政府并不了解,也就没有人来清退我的自留地。表嫂号称“鬼机灵”,来给母亲出主意:封锁我提干

咱是「光荣之家」

■李国选

的消息,继续耕种自留地。她还说,2分菜地是一笔不小的财富,可别犯傻。母亲却不为所动,她找生产大队领导说明情况,退回了我那份自留地。

我休假回家后,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她深情地看着我,颤声说:“儿呀,无论你什么时候,都别忘了咱是‘光荣之家’,不能辱没了名声。最基本的一条是公私分明,不该得的绝对不能得。”母亲的话掷地有声,好似重锤敲打我的心房。后来,我履职某重要岗位,时刻牢记母亲的叮嘱,严于律己,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。

父母年纪大了以后,我放心不下他们的身体,总想挤时间赶回老家照看。母亲认为这样会牵扯我的精力,便主动提出进城和哥嫂一家住。搬家时,母亲把光荣牌擦了一遍,视为最珍贵的物品装进了行李中。母亲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,进城后其实过得并不习惯,但是她把一切烦恼都承受下来,常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话:“咱是‘光荣之家’,可不能辱没了名声。”

家有“悍妻”

■孙林洪玉

与此同时,她还给我定了多个“不允许”:不允许抽烟,不允许喝酒,甚至还不允许喝可乐汽水等。我争辩不过,只能妥协。

归队后,战友向我表示新婚祝贺,我连连摆手直倒苦水,扬言媳妇太霸道,还一本正经地装作“过来人”劝告未婚战友,娶妻当娶温柔型。战友调侃:“家有‘悍妻’,无力回天。”

婚后不久,我前去执行任务。因任务特殊,多数时候我与至凤处于“失联”状态。半年后,我休假回家,一进门,母亲就拉下了脸:“还知道家啊?这半年可把至凤累着了。”原来,爷爷、奶奶先后生病住院,爸妈身体也不好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至凤一人操持。母亲还说:“至凤平时用钱很节省,护肤品都不见她买过,但家里用线紧的时候,她把自己的嫁妆都拿出来了。我和你爸的钱,她一分都不要,让我们留着养老。”

“她可从没对我提过呀!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有些惊讶。

那天,天空飘着雪花,寒风“嗖嗖”地刮在脸上,我出门打车直奔至凤上班的服装公司,并在沿途商场给她买了个暖手宝。至凤下班后,簇拥的人群中,我一眼就瞧见了她,大高个儿,走路匆匆,围巾在寒风中上下飞舞。很快,她瞧见了,高兴地朝我挥手。我把暖手宝放到她手心,本想给她一个温情的拥抱,不承想,被她一把推开:“戴个手套不就行了,买这玩意儿真是浪费!”转而,她又俏皮地一笑:“好早就想买了,你送得真及时呀!”

如今,一眨眼,我们结婚已经4年多了。至凤“霸道”的个性依然如故,但相处久了,也就习惯了。静下心来想想,家里的事,几乎不用我操心,这对于在外当兵的我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诗人说,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,忠贞不渝,新美如画。我想,我和至凤的爱情,应该是质朴平淡、真水无香吧。



家庭秀

在这喜悦的日子
我更加读懂了你
此刻
我将那金灿灿的奖章
珍藏在心里
它将化作暖流
让今后的我
更加充满活力

张洪瑜 散文

定格

陆军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勤务保障营四级军士长达克龙荣立三等功。图为一家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。

李忠元 摄

本版投稿邮箱:bjrjt@163.com